

# 魏忠贤演义

明·佚名撰

# 天说

# 明

下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# 魏忠贤演义 (下)

天说明丛书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姚 军  
复 审：李广洁  
终 审：王梦辉  
责任印制：李 林

大说明丛书

魏忠贤演义

〔明〕佚名撰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建设南路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6.375 字数：396千字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册

\*

ISBN 7-203-03908-0

G·1671 定价：19.00元(上、下册)

# 目 录

- 第二五回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…………… (273)
- 第二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…………… (282)
- 第二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空儿破法除妖…………… (291)
- 第二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…………… (300)
- 第二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僭乘輿泰岳行香…………… (310)
-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…………… (318)
- 第三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万工部忤恶亡身…………… (329)
- 第三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拷文言陷害诸贤…………… (339)
- 第三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冯翰林献珠拜相…………… (349)
- 第三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逼上害贤书…………… (358)
- 第三五回 击缁骑五人仗义 代输赃两县怀恩…………… (367)
- 第三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熊芝冈从容就义…………… (376)
- 第三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…………… (384)
- 第三八回 孟婆师飞剑褫奸魄 魏忠贤开倒玷儒绅…………… (394)
- 第三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冒功名贼子分茆…………… (403)
- 第四十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假缉捕枉害良善…………… (410)
- 第四一回 泉奴卖主列冠裳 恶宦媚权毒桑梓…………… (419)
- 第四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配宫墙林祭酒拂衣…………… (430)

## 2 大说明 魏忠贤演义

- 第四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没影叨封拜上公…………… (441)
- 第四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征祥瑞河南出玺…………… (451)
- 第四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庆生辰千儿争宠…………… (461)
- 第四六回 陈玄朗幻化点奸雄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…………… (469)
- 第四七回 封王侯怒逐本兵 谋九锡妄图居摄…………… (479)
- 第四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赂 贬凤阳巨恶投环…………… (488)
- 第四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孽子褫官伏罪…………… (499)
- 第五十回 明怀宗旌忠诛恶党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…………… (509)

## 第二五回

#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

诗曰：

斗间妖气起东方，黯黯行云蔽日光。  
萤火只应依草木，怒螭空自逞翱翔。  
文翁化俗还随俗，黑闼称王却悔王。  
路入青徐悲往事，嗟哉白骨卧斜阳。

话说玉支把鸿儒扯进房坐下道：“檀越有何心事，神情恍惚？”鸿儒道：“没有甚事，睡熟惊醒，故此心神未定。”玉支笑道：“罢了，只是丢得那梦中人冷落些。”鸿儒道：“没有甚么梦中人。”玉支笑道：“就是施银镞的那人。”鸿儒惊讶道：“这和尚真是异人，竟能未卜先知，不但知我心上之事，连这梦寐中事他都晓得，真是异事。”于是答道：“弟子道不坚，尘缘未断，有犯吾师法戒。”玉支道：“非也。人皆从欲界生来，这一点种子怎么脱得？莫说凡人难脱，即吾辈修到无上之境，亦不能无欲。须直修到无欲天人之地，方能解脱。男女之际，虽圣人亦不能忘情，何况公等少年？但此事亦要有缘。——夫妻相配谓之正缘，调情相爱谓之傍缘。我看此女不特俊俏聪明，且多贵气。我留他在此，亦非无意，且看

公的缘法如何，若有缘，管你成事。”鸿儒道：“老师若与弟子玉成，弟子生死不忘！”玉支道：“再迟数日，等他住定了再处。”

又过了数日，乃二月十九日观音大士降诞之辰，起建庆贺道场。早斋后，玉支领众登坛焚香，赞诵过，然后登台，说一回法，讲一会禅。无非是三丰喻品外像皮毛，午后才收卷。只见许多男女拥在台下叩头道：“弟子等蒙老爷法旨，在此听法悟道，日听老爷发明经旨，略有解悟，但不知从何处悟起。望老爷大发慈悲，使弟子明悟真空，脱离苦海，永不忘恩。”玉支道：“道在人心，原是明朗的，但你等众生生身之后，为情欲所迷，掩了本来面目。那一点灵明本体，原未尽绝。就如镜子一般，本是光明的，为尘垢所污，把光掩了，一加磨洗，依旧光明。惟在大众自家努力。尔等既有诚心，今晚可都到方丈里来，各含神水一口，回去默坐存想，自见本来面目。”说罢下台入内去了。众男女叩头念佛，起身各散。

傍晚时，玉支叫执事僧众，取洁净缸一口，放在方丈当中，满贮清水，焚香念咒，书符三道焚之。叫大众入来各衔一口，慢慢咽下，回去宁神打坐。那和尚却也古怪，不知用何法术，人人所为之事，一生善恶皆见，吓得众人毛骨悚然。次早，往方丈中叩头念佛，称谢道：“老爷法力玄妙，使弟子等回光反照。”玉支道：“也算不得甚么法力，不过拨开你们的尘迷，现出本真，于尔等亦无大益。若果能于此一明之后，日日加功刮磨，方有进益。若今日稍明，明日又蔽，依旧于道日远。然此等功夫，必须死心塌地，先要把脚跟立定了，生死不顾才可。若有一点疑惑，终成画饼。”众男女叩头哀告道：“弟子们愚蒙半世，如梦方醒，望老爷超脱苦海。”玉支道：“尔等不过片时回照，所谓在境厌境；若遇火宅，又被他焚了。必先于死生性命关头，打叠得过，方有根基。然后方得入静定戒。但悟虽有迟早，闻道有难易，早的放下屠刀，立刻

成佛；迟的千魔万炼，方得成空。传道要因材而荐，受戒要勉力而行。虽日夜不离，受苦中之苦，方能入门，心无系恋，志向不移方可。汝等大众，须要自己斟酌定了，另日再报。”诗曰：

似嫌慧口破愚顽，白日常寻一钓杆。

男女倾诚来受戒，个中秘密不能言。

玉支说毕，退了众人。那周氏母女走到房前，却好迎着刘鸿儒。周氏道：“山主！请坐拜茶。”鸿儒巴不得这一声，便道：“岂敢！”即随他进屋里来。那周氏取过竹椅子，请鸿儒坐下，说道：“连日在此，搅扰不安。”鸿儒道：“好说。忙中有失，管待甚是有慢。老爷问你们：‘悟中可有些省处否？’”周氏道：“老爷虽是法言教诲，但我们愚蒙，不能领略，如今还是面墙。”鸿儒道：“老爷在大众前，也不过这几句劝人为善的常言；若要认本心，没有下手的功夫，怎能入道？那真切的道理，要人自己去探讨寻求，才得到手。常言道：‘六耳不传道，勿作等闲看。’”周氏道：“我只为讨不着丈夫，多行杀戮，故此回头悟道，求脱轮回。幸得老爷提拔，只不过随众参求，早晚欲求一见也不可得。”鸿儒道：“这不难，老爷每晚出定后，必与我们清谈妙果。今晚我引你母女去见他，你们须要斋心静念，方可见他。至于肯传不肯传，就看你们的缘法了。”周氏道：“好极，若得山主大恩引见，我就死也求他一个结果。”鸿儒怕人知觉，连忙起身出来，嘱咐道：“黄昏后我来叫你，不可乱行。”

果然，母子沐浴斋心。等到晚点灯时，禅堂钟鼓齐鸣，众僧课诵毕，小侍者放了施食，各各归寝。鸿儒悄悄与玉支说过，才来引周氏母女到方丈里来。走到静室内，问侍者道：“老爷在何处？”侍者道：“入定未回。”鸿儒轻轻揭开帘子，见几上香烛齐排，玉支垂头打坐。鸿儒叫周氏母女跪在几前，他便抽身出来。二人跪有半个更次，玉支才开眼问道：“下面甚么人？”周氏叩头道：“是



弟子周氏，志心朝礼，恭叩老爷法座，恳求道法。”玉支道：“你不去信心悟道，却半夜来我静室搅扰，是何道理！还不快去！”周氏道：“弟子皈身、皈神、皈命，望老爷大发慈悲，俯垂教诲。”玉支道：“何人引你进来的？”周氏道：“是山主刘老爷。”玉支道：“本当即刻逐出，且看山主分上，且起来讲。”玉支也下禅床，叫侍者取茶来吃。只见两个清俊小童，捧着一盒果品，一壶香茶，摆下几个磁杯。玉支道：“请山主来。”少顷，鸿儒进来道：“二位女菩萨请坐！”周氏道：“老爷在此，不敢坐。”玉支道：“坐下好讲。”于是一桌坐下。那乜淑英坐于周氏肩下，未免遮遮掩掩的害羞，不肯吃茶，只低着头。玉支道：“你们要闻的甚么道？”周氏道：“弟子只望老爷超脱苦海，免堕轮回。”玉支道：“法有大乘小乘，有家教象教，皆能超脱轮回，毕竟以大乘为主。凡学道者先守三皈，后尊五戒。何为三皈？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何为五戒？要不贪、不嗔、不爱、不妄、不杀。五者之中先要戒妄，凡事妄言、妄念最难收拾。惟静、定二字最难，极为紧要。静则诸念不生，定则诸妄不乱。然此静定须从悟中来，故入道者先看你悟性何如。既有心学道，只在静室中。”侍者又斟了一杯茶，鸿儒将果子递在那淑英面前，乜淑英含羞不接。玉支道：“你为何不吃？”周氏道：“他害羞哩。”玉支道：“羞从何来？你我虽分男女，在俗眼中看若有分别，以天眼看来总是一个，原无分别。譬如禽兽，原有雌雄，至以人眼看之，总是一样，何从辨别？况我等这教，何以谓之混同、无为，只为无物无我，不分男女人物，贵贱贤愚，总皆混同一样。况我辈修行，只以一点灵明要紧，至于四大色身，皆是假托，终于毁坏。故我佛如来，先撇去色身，削足断臂，不以为意，故能成佛作祖。观音立雪投崖、舍身喂虎，凡可以济人利物之事，皆皆舍身为之。你如今先存一点羞念，是从色相中出来，先犯了贪、爱二戒，何以悟道？以后切不可如此！”那乜淑英被他几句胡

言，说得果然忍着羞，接过果子来吃。至更深时，安他母女在禅榻前打坐。

自此为始，每日不离。常时花言巧语，谗浪诙谐，把那女子说动了心。正是烈女怕闲夫，妇人家水性，能有几个真烈的，不久已被刘鸿儒弄上手了。正是：

一朵娇花出内闼，何人移种傍禅关。

狂蜂浪蝶齐飞入，零乱芳红一夜残。

那女子破身后，两个如胶似漆；那周氏也才四十余岁，也打在网内，做了和尚的老婆，把个静室禅房变做了锦营花阵。

一日，鸿儒在客寮中同几个斋公管账的说：“近日钱粮稀少，一日所入，不够一日支用，怎么区处？”几个老斋公道：“一日有千余人吃饭，如今正值农忙，人人有事，再一两日《法华经》讲完，且散了人众，到麦熟时再举何如？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其法甚善。”刘鸿儒口中勉强答应，心中忐忑不宁，想道：“若要散会，周氏母女抛舍不得；若不散会，又没钱粮供众。”只得在廊下走来走去，郁闷无计。忽听得一人说道：“若无钱粮，何不来问我。”鸿儒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人坐在大殿台基上捉虱子。见鸿儒走来，便起身道：“山主为何有犹豫之色？”你道此人生得如何？只见他：

短发齐眉际，金环坠耳傍。

双眉常凸兀，身体更肮脏。

直裰裁深皂，丝绦束杏黄。

声音多响亮，拐李众称扬。

这头陀乃堂中化油供厨的人，姓李，因跛了一足，人都叫他跛李。鸿儒道：“老李，你不去化油，怎么在此闲坐？”跛李道：“油已化完，交与厨上了。因为没钱粮，故在此寻个计较。”鸿儒道：“正是钱粮不足，不日就要散会了。”跛李道：“山主原约要讲《华严楞伽》的，如今一部《法华》尚未讲完，怎么就要散了？将

来何以伏人？我倒有个计较，只要山主请我一斋。”鸿儒道：“果有计策，一斋何难？同我来。”鸿儒同他到禅堂，邀他坐下，叫侍童泡好茶，拿桌盒来与他吃。跛李也不谦让，吃个罄净。少顷，厨上办了好斋来，素菜摆上一桌。他叫了一声：“多扰！”便低着头又吃得碗碗皆空。随后点心汤饭来，样样不辞。吃完，才合掌欠身道：“谢山主！”说罢往外就走。鸿儒拦住道：“你怎么就走？且说这钱粮从何出处？”跛李笑道：“山主好狠呀！一顿斋你就要换若干钱粮。你且莫慌，自有来处，便见分晓。”说毕，大笑而去。鸿儒也没奈何，只得独立在房中纳闷。

直到半夜时，正在睡梦中，猛然听见人喊道：“不好了！那里火起了！”急坐起看时，窗子上映得通红。忙披衣出来，只见人都乱窜，齐道：“在大殿上。”齐拥前去，只见正殿上红光紫焰，有十数丈高。忙叫人取水来救，众僧俗等俱拿火叉、水桶来。只见殿上格扇砖瓦丝毫未动，却又火气逼人。内中有胆大的，便走上去推开格扇，屋里却不见有火。再看时，只见一个新雕的大佛座上安的一面镜上火光迸出，还未有佛。忽见跛李拉着刘鸿儒进来看时，向耳边说了几句。鸿儒道：“汝等不要惊慌，这是我们的功德感动佛菩萨，降祥光普照众生，且请玉支法师来颂圣谢恩。”少顷，只听得一派音乐，两行灯烛，引着玉支和尚上堂诵经。叩谢已毕，说道：“神光从镜中出来，必有奇异。可取个锦袱子来盖了，待我入定去恭叩如来，问个明白。”即在殿上放下蒲团跏趺，入定去了。众人皆散，各各安寝。到天明时，红光渐收。直至辰刻，玉支才出定，宣大众上堂齐集，他便说鬼话道：“我定中叩见如来，说山主法会精度，故降祥光于宝镜，能照人三世：初照前生之善恶，次照今世之果报，三照来世之善果。须以三六九为期。来照者必须虔诚顶礼，若稍有懈怠，雷部施行。”说罢，下坛回方丈去了。

是日乃四月初一，到初三日为始，凡在会的都来齐集。玉支便装模做样的念诵。跛李为宝镜护法，乜淑英为捧镜玉女。揭开锦袱，跛李手持法水，口中念了咒，将柳枝蘸水洒于镜上。少顷，那镜子就放出光来，约有三尺高。叫男女们分班来照，果然各照出前生善恶，人畜一一皆见。到初六日，又照今生贫富寿夭。初九日又来照后世，或神人鬼畜一一不同。引得那些愚民，皆死心塌地。十数日间，四外传遍这个消息。那三山五岳的人，都引了来。每日人山人海，施舍金银、财帛，不计其数。米粮车载驴驮，堆集如山。也不讲经说法，只是照镜。

正是无巧不成辞，却好东阿的田知县上府，打从九龙驿过，见满路上男男女女，纷纷攘攘的行走不绝，便叫地方上人来问。地方禀道：“这是前面九龙山，有个山主刘鸿儒启建讲经道场，于本月初一日感动佛爷降祥。天赐宝镜，能照人三世的事，故此远近乡民俱来照因果。”田知县道：“你可曾去照？”地方道：“小的已照过，果然今世一毫不差。”田公道：“刘鸿儒是何处人？何等人家？”地方道：“是东阿县人，祖上说是做过官的，他父亲叫做刘天祐。他家三世好善，年年建会。”

田公听了刘天祐三字，不觉触着叔子相托之事。回到县中，即叫传张治、胡镇来问道：“前日上司有牌来禁止邪教，我差你们领告示晓谕各乡镇，为何如今依旧盛行？尔等坐视不拿，何也？”张治道：“本县并无此事。”田公大怒，说道：“胡说！九龙山妖镜惑众，你们难道不知？”胡镇道：“九龙山是邹县的地界，小的们怎敢越境去拿？”田公道：“地界不属东阿，山主可是本县？人犯出来，关乎本县的考成。他今敢于如此横行，必是先买通了你们的，得了他多少钱，快快直说！”张治道：“小人们颇知法度，何敢受赃？”田公道：“我也不问你得钱不得钱，你只代我拿刘鸿儒来见我。”取一根板签标了，交与二人道：“限你们三日内缴！”

二人领了下来，即刻上马，竟到九龙山来。见那里人众，不好说话，只说是来照镜子的。寻到刘鸿儒，邀二人到静室里吃斋，俟无人时，才说：“本官叫请相公去，因欠了钱粮要算。”鸿儒道：“舍下钱粮各项俱完，至于杂事差役，自有管事的。我知道二位的来意。”遂进去取出一百两银子来，道：“二位请收，凡事仰仗。”张治道：“一文也不敢领，只屈驾到县一走，没甚大事。”鸿儒道：“也不难，明早同行。”安排他们在客房歇了。次早催促起身，哪里见鸿儒之面。二人发作了半日，只见一个老者道：“二位在上，刘山主并不曾犯法，县主拿他做甚？想是衙门里诸公要吃他。这里是二百金，奉送二位；分外一百金，托带与堂上管事的，诸公善言方便。若要人去，大约不能。”他二人见了六封银子，先早软了半边，想道：“这里人众，料也难拿得去，不如收了他的银子，且回他一头再讲。”只得上马并辔回来。

却值知县座堂，二人跪下缴签。知县道：“人在哪里？”张治道：“刘鸿儒于两月前往徐州买粮食去了，未曾回来。”知县大怒，喝道：“九龙山做会感众，岂有不在之理！你们得钱卖放，故来掩饰。”说着丢下八根签子，每人重责四十。先捉两家妻小寄监，然后复遣二人去拿。二人道：“小的们去了没用，求老爷改差。”田公道：“你们得钱，叫别人做活！故不去，活活夹死你们！”一面叫备文详上司，回文批道：“刘鸿儒即以妖言感众，该县速行拿究，毋得缓纵。九龙山系邹县地界，现在缺员，着该县暂署，便宜行事。”那张、胡二人，只得又领了签票，去往九龙山来。坐了两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的管待，只不得见鸿儒一面。没奈何，叫斋公转达。斋公道：“山主已不在此，二位枉自费神。闻得田爷也是个要钱的，竟托二公通个门路，我们孝敬他几百担米罢了。”二人无奈，平日也知田公的心事，只得回县。且不去销差，便去寻着平日过付的人通了路，送进三千两银子，才缓了下来。这里田公到邹县上过

任，即上省谢各上司。抚院问及刘鸿儒之事，道：“此事不可漠视，贵县可曾获住正犯否？”田急忙打一恭道：“卑县才接清交代，即来见大人，回去即办理。因前属隔县，不便查拿。”说毕出来。到寓所独自踌躇：“既得了钱，如何好再拿？若不拿，又难回上司。”复又想：“叔子曾托我报仇，如此大事不下手，此仇何时得报！”做官的人把心一变，早将三千金抛入东洋大海。次日回县，即拘原差张、胡二人来见。田公喝道：“你拿的刘鸿儒在哪里！胆敢得钱卖放，今各上司立等要人，你们速去拿来解。”二人面面相觑，心中说道：“你得过他三千两，也该罢了，怎么忽然又要拿人？”只得大着胆回道：“小的们去了两次，委实不在。前已禀明老爷。今再去亦是空走，求老爷详察。”田公大怒，喝道：“大胆的奴才！你们得了他多少钱，敢在我面前支吾！”掠了签子，各责了三十大板，下在死囚牢里。又另差了邹县的四个快头，四个壮丁，限三日要正犯回话。“如仍卖放，抬棺木来见。”八人吓得目定口呆，只得拿了火签，竟奔九龙山来。这一来正是：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毕竟不知这回可能捉得刘鸿儒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六回

#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

诗曰：

妖人簧鼓害赤林，贪令无谋漫请缨。  
渔色渔财皆利己，盈城盈野不聊生。  
正为一日修夙愿，至今三县泣残氓。  
将军鼠窜几无命，幸有禅关可避兵。

不说田知县差人拿刘鸿儒。但说玉支和尚与跛李头陀兴妖作祟，在九龙山越发大肆猖獗起来，引得那一班愚夫俗子，信以为真，四方响应，千万景从。一日，玉支引鸿儒到大殿上，命跛李将法水一喷，传谕大众上堂共照真主。众人团团围看，但见刘鸿儒：

头戴冲天翼善冠，身穿蟒龙赭黄袍，腰系蓝田碧玉带，脚踏金线无忧履，手执金镶碧玉圭。俨然东岳长生帝，浑似文昌开化君。

众人齐声道：“一个皇帝，一个皇帝。”跛李道：“我自海外望气而来，帝星明于青、徐分野之地。我在此三年，今日始遇真主。你们俱是从龙辅佐的，且回去，明日分班来照。”都拥着刘鸿儒回

到方丈前坐下。跛李喊道：“玉支！此是甚么时候了，还不出来议事。”玉支笑着出来道：“日期近了，还有何说？”那刘鸿儒如泥坐木雕的一般，莫知所措。只见一个斋公唤做黄统，说道：“如今虽是天数，但无兵将，安能成事？”玉支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目下俱来也。”叫取斋簿来。管事的将簿子呈上。又叫鸣鼓聚众，一同来到殿上。玉支道：“数皆前定，你我俱是一会之人，富贵福祿各人分定，强勉不得。尔等愿留者可到池边去照各人的官爵，不愿者即今便行，不可在此搅扰。”那些愚民前被镜子照过，已早感动了，今又照出真主来，便各思做官图富贵，没一个不肯去照，于是齐声道：“弟子等蒙老爷教诲，众人皆情愿辅佐老爷，官禄大小各听天命，何敢妄求。”玉支道：“既汝等齐心，须照簿上次序，十名一班，去照文武官爵，各注在本人名下；若无官爵者，亦不必烦恼。”众人应声，逐一点名，随着跛李往照。去了少刻，只听得一片笙歌细乐，迎着一簇妇人，往西首静室里去。人传说道：“照出三宫皇后来了，中宫是乜淑英，东宫姓缪，西宫姓梁，俱是有丈夫的。”此时也顾不得他丈夫肯不肯，竟自送到刘鸿儒房里，听其受用。随后跛李拿出几个簿子来，对玉支道：“照出文官四十二员，武官五十一员，其余头目不算。”文官以叶晋、黄统为首。武将为首四员：一个叫做龙胜，果然生得魁伟：

虎头燕颌气昂藏，凛凛身躯八尺长。

惯使钢鞭多勇猛，纵横到去不能当。

一个名唤威晓，原是威总兵的家丁，却也生得十分骁勇：

胆大心强志气高，冲锋入阵夺头标。

家传韬略人争羨，却是东莱产俊髦。

一个姓车名仁，陕西人，生得一身斑文，也是一条好汉：

生成虎体锦斓斑，炯炯双眸贯斗寒。

赤发黄须真异像，双刀举处设遮拦。



一个就是东阿人，姓陈名有德，其人生得身材瘦小，却也狡捷：

凹鼻尖头两眼圆，身轻捷便胜猿猴。

飞墙走壁浑闲事，万马军中敢占先。

玉支将四人用为头目，选内中精健者分作四队，往前山操演，就令防守山场，不许闲人出入，恐传扬出去。且治酒与真主并三位皇后贺喜。

正在分派未了，忽有人报道：“邹县有差人来了。”刘鸿儒忙起身躲避。跛李道：“放他进来。”却是四个快手、四个皂头气昂昂的走进来。黄统陪他们坐下，茶罢，问道：“列位到此有甚公干？”一个道：“我们奉本县田爷之命，来拿刘鸿儒的。”黄统道：“刘鸿儒久不在此，二月间往徐州买米，至今未来。”一个快手道：“胡说！他的妻子现拿在县里，招出他在此做会。可快叫他出来，你们各散的好，不然，‘滚汤泼老鼠，一窝儿都是死哩！’”管事的摆上斋来，众人不吃。黄统再四央求，才做张做势的吃了。些须取出四十两银子出来，道：“委实不在此地。这些须薄敬，求列位笑纳，方便一二。”众差人道：“方便不得，张治、胡镇已打得快死了，监禁至今。他若不出来，我们先带你等去回话。”一个拿着铁绳就来锁黄统。众人忙上前来劝。那起差人狐假虎威的，那里睬他，只是乱骂。只见跛李大叫道：“公门中好修行，自古道：‘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’人是果然不在这里，你们弄几两银子家去的到便宜，何苦这般凶狠！”一个少年快手骂道：“你这饿不死的黄病鬼，也来硬嘴，连这秃驴也带了去！”就向前来锁。跛李笑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倒与你说好话，你倒来太岁头上动土了！”众差人齐嚷道：“是哪里来的这个野畜生？先打他个半死再讲！”齐奔上前。跛李也不慌忙，掣出戒刀，将先上来的一刀砍下头来。那七个慌得乱嚷乱窜，被众人一个个都拿下。跛李指着骂道：“本该都砍了你们的驴头，但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今